

話劇

喜雨

傅 霖 作

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PDG

內 容 提 要

單幹農民王運來，拿出牲口和錢來與別人合夥做投機買賣。正在雨後需要搶種豆子的時候，牲口沒有回來，買賣也賠了。他因為種不上地，急出了病。由於合作社幫助他解決了困難以及社長的耐心教育，他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並決心要入社了。

人物：王桂芳——二十歲，農村姑娘。

李玉海——五十多歲，老農民，共產黨員，現任村長，農業合作社社長。

王運來——桂芳的爹，五十多歲，農民。

王大祥——王運來的兒子，十九歲。

孫三——三十多歲，不肯下力種地，一心想拉腳，做買賣。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夏天。

地點：某村莊。

佈景：王運來家的院子裏。

右側是住屋，可以看見屋簷及門、窗。門前面搭了一個涼棚子，葫蘆蔓已爬滿了架子，可是只掛着拳頭大的兩個小葫蘆。棚底下放着張牀。牀邊擺有農具，一個大盆和兩個小凳子。

左側是街門。門旁放着一個碌礮。

正面矮牆外面可以看見草垛，大樹。

開幕：一個早晨，昨夜剛下過雨。

遠遠地，不時傳來吆喝牲口的聲音。

王桂芳提隻水管，從外面走了進來。她把水管放在牀邊，在棚底下踩着鞋上的泥，然後把水倒在盆裏。

王桂芳：（瞅着盆裏的水，自言自語地）頭割麥子就沒見滴雨，一直旱了一個月，這會可總算盼望着啦，不用愁着豆子種不上了。（抬頭對着葫蘆）這會可喝足了吧！你

倆可不能再乾了巴子，給掉下來了。（到屋裏拿出個水瓢來，想舀水）水還這麼渾，怎麼吃呀？晚點就晚點吧！水不沉清了，可沒法子做飯！

（把瓢放在牀上，想往屋裏走，遠處的歌聲又使她停住了腳步。
回轉身子，翹着腳向外張望。）

（一個蒼老的聲音，在門外的田裏，興高采烈地唱着：

「一宿好雨把地滋透，
大姐姐下坡種黃豆，
大姐種豆爲的啥？
說是黃豆呀好榨油。」）

王桂芳：（笑了）看！下了這麼場雨，可真把人樂壞了哪！
兩天前還蹙蹙着眉頭，就和誰該他二百塊錢似的，碰得個頭咯叭咯叭地響也不言語。這會可好，唱起小曲來了。（又望盆裏的水）嗨！什麼時候才能清了？

（李玉海上）

李玉海：桂芳，您爹呢？

王桂芳：（一見李玉海，有些不好意思）上坡了，大爺！

李玉海：（走到葫蘆架下，打量着地面，又抬頭望了望棚頂。）怪不得這裏一點不溼，頂上還堆着秫秸哪！（在牀上坐下了）

王桂芳：大爺！這場雨夠不夠用的？

李玉海：有三四指雨，不大那個，也得將就啊。六月六，看穀秀了。若是再種不上豆子，多咋種？（從懷裏摸出煙袋，抽着煙）

（王桂芳從屋裏拿出針綫簸籬，在小凳上坐着納鞋底。）

王桂芳：（納悶地）大爺，你找俺爹有什麼事？

李玉海：（溫和地）我說孩子，你是在莊戶地裏長大的，還摸不着莊戶地的事，這會子若是不快種，地又乾了。種地得種個火候，差一天就差一分成色啊！

王桂芳：（表面上雖是在聽李的話，心却是在打算什麼。自言自語地）不快種地就乾了。

李玉海：對呀！我說孩子，這場雨下得可真是個火候！你上坡去看看，真是人歡馬跳，大人小孩都美滋滋的。下了這場雨，不用說莊稼，就是人哪，也格外顯得精神！

王桂芳：嗯！（略停）咱家裏都種上了？

李玉海：（開朗地笑着）什麼咱家的、他家的，都是社裏的哪！大夥種了一早晨了。（稍停）桂芳，您爹呢？

王桂芳：（望着李，不解地）出了什麼事？我不是說了，他上了坡——

李玉海：（緊接着）種豆子去了？

王桂芳：（勉強地）嗯！

李玉海：（疑惑地）種去了？嗨！我說桂芳，別看您爹生我的氣，我可真牽掛着他哪！剛才我正在坡裏，鄉裏來了信，要大夥趕緊種豆子。一抬腿，我就上這裏來了。

王桂芳：俺爹那脾氣，咳！可真是！他不該和您……

李玉海：你爹的脾氣，我比你還清楚。光着腕的弟兄，又在一塊扛了一陣子活，日久天長，什麼脾性還摸不透？

（王桂芳不住地瞅盆，盆裏的水，大概是清了。她不住地望天，看樣子是想動手做晌飯了。可是，她見李玉海說個不停，只得再在小凳子上坐下。）

李玉海：要說是種地（豎起大姆指）您爹可真是把好手！一字一板地、丁點馬虎不了。可就是一件哪——脾氣太倔，他往西走慣了，東邊怎麼強，就別想拉他回過頭來。入社那工夫，說得挺明白，得自願加入。誰也沒強迫他呀！那要他二二四四地拿不定主意。我覺得是老弟兄了，又是兒女親家，在一個組裏幹活又挺好，不願意他鬧獨立，不願他往邪路上跑，我就勸了勸他。可好！他一下子就炸了。臉紅脖子粗地跟我吵：「八字還沒見一撇，農業合作社還不敢說是文是武，我可不能把那幾畝地扔去打水泡泡，我不幹！」不入就不入吧！誰知他連農業生產互助組也不參加了。（惋惜地）咳！

王桂芳：就他那脾氣，吃虧還早哪！（說着又望天）

李玉海：（會意）咋！你還沒做飯？（說着站了起來）

王桂芳：不急！不急！

李玉海：（走近芳，親熱地）孩子！你也快成俺家的人了，咱不用說虛話。你瞅空和您爹啦啦，烏槍就是好，也只打一個響啊！一個人能弄出個什麼名堂來？他不入社是怕吃虧，怕踢登了他這份小家業，自己想過好日子。可是人家那些入社的也不是傻瓜，也是想過好日子哪！誰不想奔個好道呢？你知道，你爹是走兩步退一步，一指一指地往前挪！人家入了社的是坐着飛機，往社會主義飛啊！

王桂芳：（丟下針線，不平靜地）大爺！好好壞壞、是是非非我都明白。俺爹這些日子更難說話了，打從退了組，三日兩頭就發火——

李玉海：（又坐下了）他發火是叫營生累的呀！眼瞅着豆子種不上，他也發急呀。

王桂芳：（激動地）哼！他反正是不打譜種了。

李玉海：（感到突然地）你是咋？噫——（沉思）您爹不是種豆子去了麼？

王桂芳：種去了！那樣種法還想打糧食！

李玉海：（不解地）他怎麼個種法？

王桂芳：大鋤刨着點種哪！

李玉海：（驚異地）怎麼！您家的大騾子呢？

王桂芳：（奇怪地）您還不知道這個事？叫孫三套了車上，到外地拉蒜去了。

李玉海：（着急地）咳！真是！（不住地跺腳）怎麼和他靠膀！（自責地）這個得怨我！怎麼一點也沒聽着動靜？（沉思）二畝半麥茬，那樣種法，多會才能種完？（決定地）桂芳！你把豆種揀揀簸簸吧，我回去合計合計，捎帶着給你家也種上！

王桂芳：（感到意外地）給俺種上？那還成！

李玉海：（笑着）大概能行，我看一定行！好日子大夥都過嘛！憑着那樣的黑土地，還能叫它打不着糧！您爹跟人嘔氣，旁人可沒有那心思！大夥都知道人多力量大！都願意一起鬧合作，一塊走咱毛主席指的路！都過那吃穿不缺、歡樂天堂的日子哪！

王桂芳：大爺！要是俺家也——

（幕後人聲：「村長！村長！」）

王桂芳：（嚥下了想說的那半句話）大爺，外面誰在叫你！

李玉海：（站了起來）長話一霎半霎地說不完。桂芳你瞅空和您爹啦啦吧！要是早信了話，還能叫孫三圈弄着，還用單點刨着種豆子！（鄭重地）你想着揀豆種！

王桂芳：（感激地）嗯！怎麼，大爺你不坐坐了。

李玉海：（往外走着）不坐了，東一頭西一頭的事挺多，你沒聽着又叫？（走到街門口，又站住了，向送他的王桂芳）大祥呢？他和二香那事定訖了。我來的那當口，二香在您屋後裏轉轉哪！（微笑着）這些小東西，真不會看火色，早晨後晌的多少閒空子，什麼心事說不了？

王桂芳：（有些不好意思地）誰知他們，今日蓮花、明日牡丹地叫人猜不透！

李玉海：（又走了兩步）和大祥說說，媳婦不用愁，也不用急啊！有那份心意，就快勸着您爹入社，這個頂要緊！（說着就走了出去）

王桂芳：（在門口）走了大爺！

（李玉海在門外啊了一聲。王桂芳往外望了一會，轉過身來，急急地從屋裏拿出一瓢米，蹲在盆邊淘米。一時啞場。王運來從外面走了進來，頭上戴個六角箆笠，滿臉大汗，高捲褲腿，光着腳丫子。肩上扛着兩張鋤頭，挑着個「筊子」。王桂芳忙上前去接鋤頭。王運來把鋤頭一丟，「筊子」裏的豆子撒了一地。）

王運來：（氣呼呼地）吃飯！（在牀上坐下就摸煙袋）

王桂芳：（把鋤頭依在門旁，「筊子」送進屋裏，蹲在地上拾豆粒。）飯還沒做。

王運來：（把煙袋一揮，抹着汗）什麼時候了，你還沒做？

一早晨的工夫你搗古了些啥？

王桂芳：（指犁具）我去扛犁來。

王運來：（看了看犁具）再往後，誰來也別借。知道使不知道送，咱的犁又不是官的！（又看出了毛病）誰叫你扔在這兒的？原擱在哪兒？要沒我這個人給您打着下手，什麼也都糟蹋了！（把犁具扛進屋，接着出來大聲地）看你沒緊沒慢的，快做飯呀！

王桂芳：反正是晚了，這些豆子不拾拾，不就糟蹋了。

王運來：聽你嘴裏說的可真不孬，就和真會過日子似的。

（發現水筲）水筲使了為什麼不翻過來擱？使完了一扔，筲底下存下些水，是想叫它快爛？（把筲底朝上放在簷下）村裏都說你沒言沒語的是個好閨女，其實呀，哼！辦起事來更氣人！扛犁，扛犁，扛了一早晨，回來還不快做飯麼？

王桂芳：（壓抑地）誰說扛了一早晨？我一到家就去提水，夜來剛下了雨，河裏的水暴滿，提了一筲泥湯子來家怎麼吃？不用沉沉！

王運來：（看了看盆）水早清了，怎麼還不做？

王桂芳：正待做，李家俺大爺來了……

王運來：哪來的個大爺？

王桂芳：村長！

王運來：他呀！什麼大爺不大爺的，你別提了。（一腕坐在牀上，恨恨地）哼！還是親家！沒有瓜葛待怎樣啊！早先在一塊扛活，一塊入農會，一塊翻身，在那裏呀，實在叫人說不出別的來！

王桂芳：（把豆子揀淨了，又在淘米）這會怎麼了？人家哪個地方不對？

王運來：光活還不夠你做的，你插什麼嘴！你知道什麼！你走的路還沒有我經的橋多哪！（停了停）早先真是夠朋友，可是一當了村長，就不是那麼回事了。好事我沒攤上一點，捐獻、賣餘糧可就數算着我了。兄弟兄弟！叫得怪好聽，套弄着我，叫我多往外弄點啊！

王桂芳：人家可不那樣！

王運來：他什麼樣！他什麼樣！女大外向，真真的不假！不假！

王桂芳：（急了）這個怎麼還成了外向不外向了。你口口聲聲地說人家不好，人家可真是想着拉扯咱。

王運來：這要咱沒牲口種豆子，他怎麼不快來拉扯拉扯！

王桂芳：看看！你怎麼知道人家不能呢？人家來說了：好日子得一塊過！叫我揀揀豆種，社裏也給咱捎着種上！

王運來：（想不到會這樣）捎帶着給咱種上？（轉念，訓斥地）真是土地爺担不得大香火！給咱種上？別給一個甜棗吃，再敲一棍子！他在社裏有人有牲口，把地種上沒有心事了，上這裏來說恁話呀！

王桂芳：（溫和地）爹！你真叫人家不明白，既然是知道社裏人馬齊，種地方便，咱為什麼不入？

王運來：（爆發地）你也疾速心竅了？咱能和人家的比！咱三輩子沒有一指地，這會好容易有了，可不能拿出去讓大夥胡搗古。

王桂芳：人家可是越搗古越好啊！

王運來：你不用和我說這一套，我不用你教訓！快做你的飯去吧！

王桂芳：（氣得扭頭就往屋裏走，但，好像又想起了什麼，盡力壓抑地）爹！好不容易把雨盼來了。孫三又拉了驢子去，還不知道多咋回來。你一鋤一鋤地刨，多咋才能種完？我看人家是真心真意幫助咱……

王運來：（揮着手）幹你的去吧！就是真心真意，咱也不沾那份子光！

王桂芳：（站在屋門口）這個使不得性啊，爹！再住兩天地就乾了。

王運來：就是你明白！我翻了一輩子土塊，不懂這個！

王桂芳：就是下了兩輩子莊戶，沒有牲口，也種不上二畝多豆子啊！

王運來：哼！要是等你想起來，就晚了三秋了。我和你說吧！早打發大祥上您舅家牽牲口去了。

王桂芳：（憂慮地）就怕這霎人家也——

王運來：（焦煩地）你就是沒有不知道的事，快做飯去！

（王桂芳嘆了口氣，就到屋裏去了。一霎，風箱響了。）

王運來：（自語地）捎帶着給我種上？嘿！他有他的打算哪！還不是饒我那塊年年多打糧食的地！（堅決地）不能領他那份子情！又不是缺人缺牲口——（說起牲口，顯然是想起了他那匹驢子）孫三也真恨人！去了十一二天了，怎麼還不回來？（思索地）兩趟也回來了——這是怎麼的啦？（埋怨）那麼個精明人，也成了木頭！就是不回來，也該捎個信來呀！（悶悶地抽着煙，大祥進

來了。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氣，兩腿上滿是泥點子。光着腳，鞋在手裏提着。王運來一見他，就急急地）牲口怎麼着了？他說多咋牽？見您舅來！

王大祥：（氣呼呼地）牽去吧！

王運來：（奇怪地）咋？

王大祥：人家不借！

王運來：（不相信地）不借？

王大祥：嗯！

王運來：（冒火）為什麼不借？你去怎麼說的？

王大祥：（坐在小凳上弄着腳上的泥）我去說的挺好，把你教的那一套都說了。人家就是不借嘛！

王運來：他怎麼說不借？

王大祥：入了社，得社裏說了算，俺舅想借也作不了主呀！

王運來：好！好！好！

王大祥：還好什麼！爹！孫三商議着去拉蒜的時候，我心裏就不願意。誰不知他是個鬼精？和他靠還有便宜賺！

王運來：你穿了幾天有襠褲，就敢這麼胡言亂語？我這麼大的歲數，看的事就沒有你準？人家孫三站着房子躺着地，還能病了咱？跟他一起有什麼不好？人家有本事，有能耐，哪一會出去不是大把地往家抓錢？你看着就不眼紅？

王大祥：我看不上這條道！

王運來：這條道有什麼不好？好漢不賺有數的錢，人家眯着工夫跑個買賣拉個腳，將本圖利，不比停着死啃這幾畝莊稼地強？

王大祥：哼！你等着跟他將本圖利吧！眼前明擺着，大騾子叫他牽了去，眼睜睜的有地種不上。

王運來：（說不出個理由來，老羞成怒）雜種！你……你就會跟老子胡頂巴！

王大祥：（緩和地）爹！咱要是入社多好！

王運來：你就是沒忘這條道，光隨着大夥瞎哄哄頂了啥？你這麼大了，自己心裏也得有顆定盤星，入社有好處我也不是不知道，可是也得分人家去呀，要照着咱這份日子，我怎麼劃算也是不入的好。

王大祥：那為什麼呢？

王運來：你沒看看咱家都是些什麼樣的地，黑烏烏的地身子，誰不眼鏡！咱能和他們那些地攪和在一起！

王大祥：地好也不能虧了你，入社也是多分糧食。

王運來：咱那牲口有多麼硬實！

王大祥：牲口硬實掙的糧食也多。

王運來：你他媽的這是跟誰說話？我說一句你頂巴一句。可是這個賬你算來嗎？咱們家口雖然不多，個頂個可都是勞動力，你過年就二十歲了，一開春，就把二香娶過來，添上她，咱們四個人，八隻手，什麼營生還犯愁，這日子不就跟鐵桶似的！

王大祥：可是——

王運來：你強什麼嘴！你等我說完了再說行不行！（喘了一口氣）還有樁事你想過來了沒有？咱們在家裏靠着這幾畝地，有了工夫，咱也不能死靠着，就跟孫三猗夥拉個買賣什麼的，反正咱出錢出牲口，用他的本事，一個月

多添巴幾個錢，這不是白賺的？天長日久，這日子不就更旺盛起來了，你要是入了社，能有這個方便？

王大祥：爹！你聽我說，孫三那行子買賣不是咱這樣人家幹的。

王運來：為什麼不能幹，這也不是偷人家搶人家的，他憑着本事，咱憑着牲口和錢！

王大祥：哼！跟他攪，看能有你的好處！

王運來：你無論怎麼說，反正我不想入社，入了能撈着跟這霎似的，愛幹就幹，不愛幹就歇歇！（拿起瓢來，想舀涼水喝）

王大祥：哼！這會可真是歇着了。

王運來：（氣極了，把瓢往地上一摔）雜種！我這心裏什麼滋味，你倒敲打起我來了，現在不種，地就要乾了，你當我就不着急呀！（沉思了一下，焦急地）嗨！孫三也不是個玩意！

（正在這當兒，孫三從外面來了）

孫三：（沒精打彩地）噢！你爺兒倆都在這裏！

王運來：（高興地）嘿！你知道回來還算不大離！（放下了頂大的心事）快坐坐！（孫三坐在牀沿上）我說孫三，你來得整是個火候！夜來下了雨，雖是不大，種豆子滿成！我剛愁着沒牲口，正發急，你一步就邁進來了！

（王運來遞給孫三煙袋，瞅了大祥一眼。大祥站在門口，向外望望，接着坐在碌礮上。王桂芳從屋裏伸出頭來看看）

孫三：（沒接煙袋，從腰裏掏出了塊煙頭，吸了一口）咱這雨不大，你沒上北邊看看，離這沒有三里，就溝溝壕

平的了。

王運來：行啊！行啊！這就滿好了！老孫，這趟蒜怎麼樣？

孫三：（結結巴巴地）操！一點也不順手！

王運來：（關心地）怎麼了？

孫三：賠了。

王運來：（撓着頭）賠了？

孫三：（訴苦地）我的老哥哥，你沒去看看！農業合作社一汽車一汽車的拉，人家那裏蒜吃都吃不了。我在那裏呆了四天，好歹算是脫了貨，當時我算了算賬：就是人的伙食，牲口的草料先除去不算，也不夠本哪！我就亂尋思：這趟買賣若是我自己的事，掙了賠了都沒啥，可是還有老哥哥你哪！我的車，你的騾子，我跑腿，你拿錢，賠了回來怎麼說呀！就在這當口，有人僱車拉貨，我又攆着車，拉了兩趟子貨，多多少少地又撈了兩個。

王大祥：（站起來大聲地）不用說那一些了。俺的騾子呢？回來了，還不給俺牽了來？

王運來：是啊！是！老孫，牲口牽到您家裏去了？（對大祥）看看去！這會到了家了，還叫人家伺候牠！去牽回來餵餵！

（王大祥沒話，轉身往外就走，却被孫三拉住了）

王大祥：（沒好氣地）你咋？

孫三：不用你去了！你不用去了！（哭喪着臉向王運來）牲口還沒有牽回來。

王運來：（着急地）你看！你看！老孫你還是個明白人呢！怎麼辦出這號事來了？買賣做賠了，我認倒霉，可是如

今下了雨，得種豆子了。我等牲口使，你快給我把騾子牽回來吧！

孫三：（苦笑着）事已經辦了，大哥也不用心焦，咱莊多少牲口，哪裏還借不着個？

王大祥：（惱火地）借牲口？你別尋思着說了！你給俺借個去！

王運來：咳！下了雨，誰不搶着種地！哪去借？

孫三：村長有牲口呀！您是兒女親家，還能不借個給您？

王運來：你裝糊塗是不是！你不知道為了入社俺倆吵了嘴！

你不知人家入了社，牲口成了社裏的啦！

王大祥：（走到孫三跟前）給俺牽牲口去！牲口是俺的，你就當了家？俺家的事都是叫你攪壞了！什麼不好幹，偏商議着弄買賣！那要我說這個事不好！你却硬在俺爹眼前胡搗古，如今弄的俺種不上莊稼，你叫俺喝西北風！

（推着孫三）二話不用說，走哇！牽牲口去！

王運來：大祥！別推推把把的！（對孫三）你怕路不好走，你說說地方俺自己去牽！再一耽擱，地又種不上了！

孫三：（無奈地）大哥！不是不牽回來，是牽不回來了！

王運來：（大吃一驚）怎麼？

孫三：叫人家扣下了！

王運來：（絕望地）扣下了？

王大祥：（着急地）為什麼？

孫三：（刁滑地）都怨我！都怨我！您還摸不着咱那個脾氣，求到咱眼前，沒個不成的事。俺我的那個人，又是個老主顧了，叫咱給他拉兩趟貨，咱還能說出個不幹

來？我呢，就一口答應了。拉了頭一趟，倒挺順利，到了第二趟，叫人家稅局裏查住了。一車貨物沒上稅呀。
王大祥：誰叫你不打聽明白，就給私商拉貨？他走私漏稅，扣他的貨，連人也扣起來，為什麼連牲口也給扣了。

孫三：咳！咳——

王大祥：（又推了孫三一把）說呀！

孫三：咱不在搬運工會，大車也沒個執照，咳！人家還不扣！

王大祥：誰叫你拉的？誰叫——

王運來：（指着孫三的鼻子，大聲地）孫三！你辦得好事！我沒想能到這步田地！好哇！給牽回牲口來，誤了我種地就不成！（痛苦地）那匹騾子，你當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！我是省吃省穿省的呀！不管是口，不管是腿，沒個缺材的地方啊！（一把抓住孫三的領口）你賠牲口！你賠牲口！你牽不回來，我就和你……

孫三：（無力地掙扎着）撒手！撒手！大哥！撒手，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咳！別傷了弟兄們的義氣！

（王桂芳從屋裏竄出來）

王大祥：（跺着腳）什麼義氣不義氣！不是講義氣，俺爹能跟着你下了水！（抓住孫三胳膊）你待怎麼吧！去牽騾子不去？

孫三：大家撒手！（被王大祥抓得緊緊地，他怕大祥打他，失措地）怎麼還用動手！你行好！不就是匹騾子！

王桂芳：（把他們拉開，見王運來氣得渾身亂抖，心痛地）怎麼還用這樣？牲口還瞎了！（對孫三）三叔！騾子為什